

堑壕战：一战的泥泞、毒气和铁丝网，如何把战争"焊"在了原地

1914年夏天，欧洲列强带着"几周就能打完"的乐观冲进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仅仅三个月后，从瑞士边境到英吉利海峡，一条由战壕、铁丝网和烂泥组成的防线，就会把整支军队"焊"在原地，一焊就是整整四年。这就是军事史上最怪异、也最惨烈的战争形态——堑壕战。

一条战线是怎么"挖"出来的

战争刚开打，德国想用"施里芬计划"借道比利时，迅速绕到法国背后，先解决西线再掉头对付俄国。但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，协约国在巴黎城下把德军顶了回去。谁也没能包抄谁，双方只能拼命向北跑，想绕到对手的侧翼——史称"奔向大海"。等到秋天，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已经没有任何空隙可供迂回，士兵们只好就地挖沟自保。

更关键的是，铁路让防御占了上风：哪边防线出现缺口，火车几天内就能把预备队运去堵上，进攻方再快也绕不过这道"移动的墙"。于是泥土一旦挖开，就再也合不上了。

战壕不是一条沟

很多人以为战壕就是地上挖的一道沟。其实正规堑壕是三四条平行的系统：最前面是"射击堑壕"，后面有"支援堑壕"和"预备堑壕"，彼此用"交通壕"串起来。战壕还特意修成弯弯曲曲的"之"字形，这样即使一颗炮弹落进来，或敌人火力顺着壕沟扫射，也不会一路贯通造成连锁伤亡。

前沿堆着沙袋、铺着木板（不然后人直接陷进泥浆），最前缘留出"射击踏台"供士兵站立开火。两军最前线之间，是几十到几百米宽的"无人区"：遍地弹坑、碎木和缠绕的铁丝网。谁想过去，都得先穿过这片死亡地带。

泥里的人

战壕里的生活，是教科书级别的折磨。战壕常年积水，士兵站在齐踝甚至齐膝的泥水里

，脚泡得发白、溃烂，这就是“战壕足”；老鼠啃食阵亡者、虱子传播疾病，有老兵回忆那里的老鼠“大得敢跟人抢面包”；最可怕的是“走上去”的命令——所谓“over the top”，哨声一响，士兵爬出战壕，排成散兵线走向敌方铁丝网，而等待他们的是机枪、火炮和步枪。

夜里则轮流“巡逻、站哨、听动静”，偶尔还要组织小股“战壕突袭”，摸黑溜进敌军阵地抓个活口、摸清部署。困、冷、恐惧，是堑壕的日常。

为什么进攻等于送死

堑壕战最反直觉的地方在于：防守几乎总赢，进攻几乎总输。关键武器是机枪。一挺马克沁或MG08每分钟能泼出几百发子弹，把开阔地上的密集步兵成片放倒；再加上步枪、铁丝网和预设的火力交叉点，任何正面冲锋都像往绞肉机里送。

按道理，进攻前会用火炮把敌方工事轰平、把铁丝网炸开。可实战里炮击常常偏差很大，等士兵冲到铁丝网前，敌人的机枪早恢复了射击。于是每次大规模进攻，往往只换来几百米泥土和几万具尸体。整个一战，超过一半的伤亡其实来自火炮的轰击，而非面对面的拼刺刀。

绞肉机

这种打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几次战役。1916年2月到12月的凡尔登，德法双方都想“流干对方的血”，十个月里伤亡合计约70万人，法国人喊出“他们不得通过”。同年7月爆发的索姆河战役更恐怖：仅仅7月1日第一天，英军就伤亡约5.7万人，其中近2万人当天阵亡，至今仍是英军单日最惨纪录；同日的纽芬兰军团在博蒙阿梅尔几乎被整建制打光。

也正是在索姆河，坦克第一次登上战场——1916年9月，英军开出笨重的Mark I，想用钢铁碾过铁丝网、跨过壕沟，可惜数量太少、故障太多，没能扭转战局。到了1917年的帕斯尚尔（第三次伊普尔），连续暴雨把战场泡成泥海，人和马陷进弹坑活活淹死，惨状更甚。

毒气的阴影

1915年4月，德军在比利时伊普尔首次大规模施放氯气，黄绿色的毒云顺着风向飘进协约国土兵的战壕，开启了化学战的恶例。最初的“防毒”办法极其原始——把尿液浸湿的布捂在脸上，因为氯气溶于水。后来才陆续出现带滤罐的防毒面具。1917年，德军又在伊普尔放出“芥子气”，它不只是一吸就倒，还会灼烧皮肤、损伤肺部，而且能渗进泥土里久久不散，让一片阵地长时间无法进入。毒气没能打破堑壕僵局，却给整场战争蒙上了更深的恐怖。

并不是每条战线都钉死了

堑壕战的“名片”属于西线，但它并不是一战的全体。在东线，俄军与德奥军队之间战线太长、空隙太多，双方仍有大范围的机动和包围，堑壕反而修得短而浅。在意大利与奥匈交界的伊松佐河谷、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，士兵们同样挖沟对垒，只不过一边是平原、一边是山崖。真正把“挖沟”推到极致的，还是那条从北海到瑞士、密得没有缺口的西线——这也正是人们一提起堑壕战，脑子里最先浮现的画面。

怎么才能打破僵局

光靠人海冲铁丝网显然不行，各国开始动脑子。英国人琢磨出“徐进弹幕”：火炮的弹着点像一堵墙，始终保持在步兵前方一点点，逼着敌人抬不起头，步兵再趁势跟上。德军则在1918年搞出“突击队”战术，小股精锐绕过坚固据点、直插后方，不再死磕一线。

真正结束僵局的，是坦克、飞机、火炮和步兵重新拧成一股绳的“合同作战”。1918年夏秋的“百日攻势”里，机动重新回到战场：坦克在前开路，炮兵精准支援，空军扫掉敌方观察哨，步兵跟着突破。到11月11日停战，西线那条挖了四年的堑壕，终于被冲垮。

留下什么

堑壕战把“总体战”彻底摆上台面：后方的工厂、妇女、粮食全被卷进战争机器，整整一代欧洲青年被称作“迷失的一代”。它还留下了“炮弹休克”（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）、对大规模屠杀的反思，以及至今仍在的“一战记忆”。也正因为见识了静态消耗的恐怖，二十多年后的二战，德军才拼命追求“闪电战”，誓不再重蹈堑壕里那种一寸寸熬日子、一天天填人命的覆辙。

冷知识 - “圣诞停火”：1914年圣诞节，西线部分地区德军与英军曾自发停止射击，在无

人区里交换香烟、拍照，甚至踢了场足球；这样的民间停火之后再没大规模出现过。 - 一战中双方挖出的战壕如果首尾相连，长度足以绕地球好几圈；而真正用来"突破"的坦克，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生产了几千辆，远没到改变每一场战斗的地步。